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十一回 對酒當歌忽逢舊友 陽春白雪快和新詩

且說書玉搶步上前，把厚卿胸前衣服一把扭住道：「曉得耐劉大少是有財有勢，倪也殼張格哉，上海縣新衙門隨時耐劉大少格便，耐勿要走囉。」厚卿被他扭住，不由的心中亂跳，又急又氣，嚷道：「你、你、你要怎、怎樣？怎、怎麼不、不、不問青紅皂白，就動、動、動起手來？這、這、這樣拉拉扯扯的，算、算、算什麼樣子！」書玉道：「耐勿理倪格閒話，要想走出去，倪自然只好動手哉晚。」厚卿著了急，把書玉用力一推，想要把他的手推開方好脫身。那知書玉力大非常，一把衣服緊緊的拉住，那裡肯放！只是腳下跳著高底，立腳不穩。厚卿用力一推，來得勢猛，竟是仰面一交。厚卿因衣服被他帶住，也是一交，跌在書玉身上。那書玉吃了一交筋斗，愈加撒潑，高聲喊道：「耐只顧打末哉，唔篤大家來看囉！」只一鬧，把棧中茶房並隔壁房間的客人，都一齊擁到厚卿房門口來，卻不知為著何事。阿寶姐見不是勢頭，連忙上前拉開厚卿，又把書玉扶起，勸書玉道：「先生勿要實梗囉！有啥閒話末，好好裡替劉大少說，劉大少也無啥勿肯格呀！」又向劉厚卿道：「劉大少勿要動氣，倪先生末也是一時之火。耐是老相好哉，總要包涵俚點，大家好好裡商量末哉。」書玉跌了一交，頭髮已經披下，更如枉死城內放出來的小鬼一般，愈加可怕；被阿寶姐扶了起來，也趁勢住了口，卻還咕嚕著道：「俚耐要打末讓俚去打末哉，倪索性拿格條性命交撥仔俚完畢。倪活勒世浪也嚙撥哈格好處，撥別人家逼殺快。」

那厚卿被阿寶姐拉開，捺在椅上坐下，看看今天這般風勢，料想不得好好開交，走又走不脫，回又回不去，心上就如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團團走轉，想不出個脫身的法兒。忽想起章秋谷來，曾替方幼樞在陸蘭芬處討回戒指，在上海花柳場中頗頗的有些名氣，大家都曉得這一個人，而且為人重義，風骨非常。若得他肯來勸解書玉，調處這件事情，真是□分把穩，便連忙叫了當差的來，吩咐他道：「你快快到南北貴里陳文仙院中，飛請章老爺立刻就來，說我在棧中有要緊事情，無論如何務必請他就到，不可耽擱。」當差的答應了，忙忙到兆貴里去。

只說秋谷自劉厚卿回棧之後，對修甫等說道：「這個人雖是世家子弟，實在俗不可耐，滿面上露著浮華之氣，不是個可交的人。聽見我要行令，便嚇得屁滾尿流，這種人真是可笑！如今他既去了，我們這酒令卻止剩了六人，況且這令極是淺近，實在無趣，我們改作即席聯句罷。」修甫等一齊稱善。

秋谷便先乾了一杯，修甫等也乾了，問娘姨要過紙筆，秋谷提起筆來正要寫起句時，忽見門簾一起，又闖進一個人來。秋谷忙起身看時，那人向秋谷兜頭一揖，道：「你好快活！在蘇州開了個大大的名兒，也不來招呼我一聲，沒有看見你們的盛會。現在又走到上海來，可被我尋著了。」秋谷連忙回揖。原來這個人與秋谷是總角之交，姓賁，號叫春樹，是一個詩詞名手，正與秋谷旗鼓相當，且又生得粉面欺何，素腰壓沈，那神情意態一味的溫柔嫵媚，竟如美女一般，迥非秋谷那一種眉目清揚、神情英武的態度。秋谷與他詩文知己，互相推許。

這賁春樹本是杭州人氏，幼年隨著父親，做過一任常州府同知。他父親終於任所，身後略略有些宦囊，蘇州還有幾處房屋。賁春樹因杭州地方沒有什麼宗親友，便不回原籍，就在常州府城居住。秋谷因曾祖以下墳墓俱在常州，每年春、秋二季，必到常州掃墓，便住在春樹家中，詩酒盤桓，□分相得。此番賁春樹打聽得秋谷在蘇州青陽地浪遊曲院，用度豪華，便趕到蘇州要與秋谷相會，不料秋谷已經回去了，撲了一空。春樹在蘇州住了兩月，順便收取房租。前日方幼樞自上海回去，路過蘇州，恰好遇見了春樹，與他說知備細。春樹方曉得秋谷已到上海，便急急趕來，打算與秋谷商量一件事情，要秋谷替他出力，卻忘記了問明方幼樞住在什麼棧房，所以到了碼頭，只好先將行李發在三洋運橋長髮棧去，自己卻各處尋問。上燈之後，方才尋到吉升棧來，曉得秋谷在兆貴里請客，連忙逕到陳文仙院中來尋秋谷。

當下秋谷問明了春樹的行止，方知他特地到滬相訪，故友相逢，心中大喜，便向春樹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在此間結了一班朋友，都是性命道義之交，我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一般，你且見過了這幾位，再說別話。」春樹便與修甫等拱手，彼此問了姓名。春樹見修甫、仰正等意氣驚人，行為豪爽，修甫等見春樹儀容俊雅，談吐風流。從來方以類聚，物以群分，不覺大家共相傾慕。修甫等便讓春樹上坐，春樹不肯，修甫道：「春樹兄今日才來，又是遠客，我等忝為地主，豈有僭坐之理？」

春樹推辭不得，方才坐下。

春樹見台上有筆硯信箋，問秋谷道：「你們台上放著筆硯，想是行什麼酒令，卻被我這催租隸來敗了你們的清興。」秋谷微笑，將改令聯句向他說了。春樹大笑道：「席間聯句是近來一班斗方名士的習氣，你如何也學起他們來？好好的飲酒何等不妙，卻做這等酸子的事情！我是第一個不遵令的。」秋谷一笑，答道：「我們的席中聯句，是大家舒寫性情，平章風月，卻不是做了詩連忙去刻在新聞紙上的斗方名士可比。你既不以為然，我亦樂得藏拙，免得去搜索枯腸，但是你剛剛入席，就第一個違了我的酒令，卻饒你不得，須要罰你□杯，若喝不了這許多，罰你即席賦詩自贖。」春樹道：「要我作詩不難，我即席賦詩，你亦要立時和韻，方算得令官的公允。若只許州官放火，不許百姓點燈，我就要鼓噪了。」秋谷笑道：「依你，依你，但古人七步八又，俱有成例，若構思遲了，就要加倍罰你二□杯，須要落筆如風，不許停頓，你可敢答應麼？」春樹毅然作色道：「這個何難？料想也未見得難我得倒。你且吃了令杯，看我立時揮灑何如？」秋谷道：「我做令官並無私曲，你若能文不加點，大家也要公賀三杯。」秋谷果然乾了令杯。

春樹要過一張八行信箋，也不思索，提起筆來，看他走筆如飛。秋谷等在旁看著，只見寫得好一筆趙松雪的行楷，娟秀非常，寫著《即席賦贈秋谷章君》一首七律道：

五陵公子正翩翩，裘馬清狂佳客前。

太白豪情窮碧落，冬郎才調況青年。

詩腸對月原如水，劍氣凌雲快欲仙。

春樹寫到此處，正要奮筆直書結句，忽然一想，錯了一個韻腳，便略略停了一停，要換個韻，卻未免就停筆不下。秋谷早大笑道：「溫八又今竟如何，若再停一刻，便要倍罰二□杯了。」春樹笑道：「你不要自恃做了令官作威作福，停會待我也做一回令官考你一考，看你這曹子建還能七步成章否？」秋谷道：「你不要與我鬥口，且完了正文再說。」春樹一面說，一面早把兩句結句寫了出來。眾人看是：

我愧郊寒並島瘦，聞君高論為開顏。

修甫等一齊贊好。秋谷笑道：「詩意甚佳，姑且免罰，但是揄揚太過，卻要罰你一杯，我也陪你一杯。」春樹也不推辭，欣然飲了，道：「你的令官已經卸任，待我這令官也來出個題目何如？」秋谷笑道：「任從尊意。」春樹道：「我如今先要你原韻和出一首，非但不許停頓，而且還要擊鉢催詩。若鼓已絕而詩未成，也要罰你二□杯，眾位以為何如？」修甫等齊和道：「秋翁向來詩才敏捷，真可倚馬萬言，想必不至受罰。我輩拭目以俟佳作便了。」

秋谷笑了一笑，隨取過紙筆來。春樹取一支象箸，在茶杯上「當」的打了一下，道：「鼓聲已起，速速做來。」秋谷提筆便寫，免起鷓鴣，滿紙淋漓，一筆草書比春樹更加神速，不一刻早已寫完。春樹也自怪詫，暗想：怎地比自己更快？果然並生瑜、亮，自己較遜一等。大家看那詩時，只見寫著也是一首七律，上寫「奉和原韻」：

江南詞客太翩翩，況在臨安畫閣前。

己分玉蕭成隔世，漫將錦瑟誤流年。

慚無叔寶風前度，應有瑤台月下仙。  
拚把清樽同一醉，不須惆悵問朱顏。

眾人看完道好。秋谷笑道：「我向來不愛和韻，今日被他逼住，無可如何，只得潦草塞責，諸兄怎還要謬贊起來，豈非違心之論？」仰正道：「我們知己相敘，不作套談，秋谷為何總有一番謙遜，這要罰你一杯。」就斟了一杯酒送過來，秋谷倒也無言可答，只得受罰了一杯。

春樹還有些心中不服，便又出令道：「我見《隨園詩話》中有新婚詩，以『階乖駁埋』四字為韻，我想這四個韻腳雖然難用，也不至□二分艱難，我們在座各依韻和他一首。我卻要自家僭妄，做個令官品評甲乙。」向秋谷道：「你可能遵我的令麼？」秋谷道：「只要大家承認你做令官，獨我一人，豈有不肯道令之理。」修甫等道：「樹春兄此令甚好，我們大家遵令而行。」春樹大喜，復向眾人告罪，先飲了門面一杯，眾人也多乾了，便各各構思起來。那知看著雖不甚難，卻也不甚容易，春樹自家也在沉吟。卻是秋谷略一思索，取過紙來，早已一揮而就。眾人驚異看時，只見寫道：

□里珠簾開畫靨，兩行宮使列瑤階。  
仙裙簇蝶情初定，玉佩和鸞願未乖。  
慧質只應天上有，冰姿直與雪同骸。  
明燈更照紅綃色，莫令名花寶帳埋。

大家看了，哄然叫好。修甫道：「有此佳作在前，我等只好大家擱筆，不必再去苦思力索的了。」秋谷道：「我們諸位都是高才，怎麼也這般謙遜起來？」修甫道：「並不是故意推辭，我同你講這緣故，你就明白了。這四個韻腳本來難押，有《隨園詩話》一首於前，又有你這一首於後，我們就是再做出來，也是拾人唾餘，味同嚼蠟了。我們還是受罰一杯罷了。」就大家斟了一杯乾了，又公賀了秋谷三杯。

修甫把秋谷這一首詩翻來覆去的看了幾遍，贊歎不置。連貢春樹暗中也是□分佩服，秋谷真是天賦清才，不同流俗，也就極意稱揚。秋谷謙讓不已。

正說之間，只見又闖進一個人，滿頭大汗。秋谷詫異，看時，原來就是剛才來請厚卿回去的家人，氣喘吁吁，上氣不接下氣的向秋谷說道：「張書玉來了。家爺叫家人來請老爺立刻前去，有要話說呢。」秋谷更覺奇異，笑道：「張書玉是去尋你家少爺的，你家少爺同他有甚瓜葛，我卻同他沒有什麼交情。他有話說，怎麼你來尋起我來？你不要弄錯了人罷！」那家人因厚卿被書玉糟蹋，不成局面，心中也是著急，又為厚卿吩咐他立刻去請秋谷，他果然並不停留，飛一般跑到兆貴里來。

跑得氣喘，便夾七夾八的說了幾句。此時被秋谷提醒，自家也覺好笑，定一定神，方才說道：「家人來得慌忙，說錯了話，實是張書玉尋到棧中要與家爺拚命，家爺著急，才吩咐家人來請老爺的。」秋谷更加摸不著頭腦，詫怪得了不得，修甫等大家也覺稀奇。秋谷又問道：「張書玉好好的，為什麼無緣無故要同你家少爺拚起命來？他既要拚命，又請我去做什麼？你可慢慢的講。」那家人方把書玉要厚卿開銷店帳、動手揪扭的話說了出來。秋谷皺著眉頭道：「這樣的事情何必定來請我，難道我還能止住他不鬧麼？你去上復你家少爺，說我沒有工夫管這閒事。」那家人見秋谷不去，便著了急，又道：「老爺的明見，家爺再三吩咐家人，說一定要請到老爺。老爺若是不去，家人回去銷不得差。況且家爺這事全要仗著老爺調停，別人料想也是分解不來的。還求老爺的恩典，體恤家人罷！」說著，又打了一個千，恭恭敬敬直挺挺的站著伺候。秋谷聽那家人說話例甚是伶俐，料推卻不得，況也要去看看張書玉究竟做出什麼悍潑情形，便點了一點頭。那家人大喜。

秋谷又對修甫等道：「本欲與諸兄暢敘一宵，無奈又有別事，只得失陪，改日再行補敘的了。」眾人齊稱：「好說。」秋谷起身要走，陳文仙親手替他披上馬褂，又替他扭好，低問他：「今夜可還來？」秋谷搖頭，便別了眾人要走。春樹一把拉住道：「且慢，我還有正經話有同你說呢！」就附著耳朵說了幾句。秋谷皺皺眉道：「你又去闖出禍來，我可不能管了。」春樹著急，又悄悄說了幾句。秋谷道：「你同我回棧去，慢慢的商量罷。」春樹便同秋谷同走出來。眾人因主人已去，隨意用過乾稀飯，一哄而散。

看官且慢，那有秋谷做了主人，不等客人先散，自己先走的道理？殊不知秋谷是個豪士，落落難合的，同這班人都是道義之交，相交以神，不拘形跡，況且他們數人都敬重秋谷的才華文采，大家都是胸襟闊大的人，全不在這些小節。正是：齋

瓊枝璧月，人爭擲果之姿；斗酒百篇，光照生花之筆。

欲知秋谷如何勸解，只看下回便曉。